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二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竹林第三

篇名未詳司馬相如上林賦覽觀春秋之林文選注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似足備一義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何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也案偏然反之用棠棣詩義新論殊好篇然啫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用詩語亦同**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精華篇春秋無達詞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天達亦通也論春秋者泥詞以求而比多有不可貫者故一以義爲主下文云詞不能及專在於指今大抵春秋先義法後比例以義法生比例非緣比例求義法也

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事者義之本也進夷狄而爲君子以其合於禮義耳鍾離雞父之會不與吳爲禮至伯莒黃池之會則爵而不殊亦其例也此聖人之大天地之至仁也韓愈原道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程子云亦云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即夷之是故衞而戎焉懼年郳婁年舄[illegible]針鄭[illegible]二粹晉[illegible]三而狄焉即內而我爲亦以城郳婁葭而伙焉[illegible]六以此見中國夷狄之判聖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然春秋於中國大夷小夷各有名倫不相假借抑又謹於華夷之防董子兩明其義宋胡安國諸人以爲春秋專重攘夷固因時之論得其一端耳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宣十二年傳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弗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官本云如他本作而盧云如而古通用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以救民爲輕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事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

傳

鄭文輕眾而喪師閔二年鄭棄其師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弃師之道也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敬賢重民春秋之大義也說苑君道篇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荀子大略篇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白虎通四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內外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盧云一二言文第不遺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盧云考春秋所書戰伐之事不皆以後者爲主不知董子何以云然與案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以衛主齊文十二年秦伐晉而書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以晉主秦並其例矣莊二十八年傳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何注伐人者爲客長言之伐者爲主短言之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於甗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然則惡之則使後者居先與之則使先者居先春秋之例也董蓋申傳義**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莊二十九年新延廄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猶云爲害何如**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俞云其所好者設五字衍與桑設而勿用句謂兵刑之屬上或有脫字耳公孫宏傳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鹽鐵論世務篇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語意正同所好與所惡對文俞說非○官本云好他本作惡**詩云弛**

其文德洽此四國弛天啟本作矢案毛詩作矢傳云矢弛也古今文字異義同禮孔子閒居亦作弛鄭注弛施也矢弛施聲轉詁通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據此則董以詩文德二字分釋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天啟本旁注云斷斷或作斷斷與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洙泗之閒斷斷如也索隱斷斷音銀鬬爭貌又作斷斷如尚書讀是專一之義案文十二年傳何注亦云斷斷專一貌此當以作斷斷為是謂專以武事為治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孟子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恥伐喪而榮復讎襄二年城虎牢傳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伐喪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無麥苗見莊七年漢食貨志仲舒說上曰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無後時凌云埜音恒草木幹也

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三百舉成數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讎也何注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其一謂齊襄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凌云王本脫戰字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凌云王本戰誤作義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盧云效驗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說善疑衍一字故春秋之於偏戰也○天啟本無也字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說苑指武篇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變不可以治未是以春秋先京師
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案春秋繁露言王義故本書言魯說苑言京師其於明內外之旨一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
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
義戰不義而復辭之戰爲義義之中有不義偏義而戰仍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指卽孟子之所謂義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思者思聖人未言之旨要以救世而撥亂若索之隱怪則孔子之所云以思無益者太史公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孰復於心矣猶不輕著於言也詩云棠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以棠棣合適道章爲一漢晉人說皆如此何晏云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詩言權
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新論明權篇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
權之爲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古之
權者審其輕重必當乎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與適

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棠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後漢周章傳論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常者也晉書王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用漢儒義欲子孫思其遺訓以適於道也唐陸贄始以之其替換李楚琳狀有云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歷代之所疑多喪亂而長姦宋朱子因分爲二章語錄云唐棣之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案程子云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卻用漢儒說蓋反經以適道有善爲旨公羊家本不輕言後漢傳論以權爲反常於義未全漸失春秋意矣棠論語作唐朱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云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棣者唐棣常棣兩物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宋祁筆記云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又多誤以棠棣爲唐棣案此作棠當是今文異字

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任用

也旨有出於詞之外者要一準乎王義聖道之歸孟子讀詩以意逆志亦此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莊云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

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詞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詞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違其所應見爲惑也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詞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廬陵本並不提行今從天啟本及程榮校本**廢君命與敵情**以己情輸敵國**從其所請與宋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耳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本書必仁且智篇仁者憯怛愛人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推吾民之愛以及其鄰故曰遠之而大無所於為而憯怛發於作見故曰自然而美淩云樂稽耀嘉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不暇計其擅命之釁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襄十三年傳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憂諸侯也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子反不復其君而與敵情使莊王不得不歸是與與敵平無異○官本云他本無政字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諸侯刺之為其奪君尊

也信襄十六年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官本云他本無信字

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聞也閒隙也卽孟子連得閒矣之閒信在大夫與平在大夫一剌一大其旨不同是文有閒隙而疑從此出矣與下此所惑也語意一例○天啟本閒作問盧云閒卽上文無計其閒之閒作問者非

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盧云大典本作臣有惡君名美疑當作惡臣擅君名美案官本擅作君云他本作擅虔本同今從盧校

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坊記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案本書與坊記引同當是今文說此爲爲人臣者言之故曰人臣之法僞書以爲成王語則不倫矣先儒所以有成王失言之疑也觀之闕學鄭注坊記云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據此則董以良大夫說良顯與鄭不同穀梁文六年傳士造辟而言

詭詞而出亦用書義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

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

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有變科有常科各因時勉而用之不可以常而概變亦不可驚變而忽常是故其學適道可以語常矣立則可以語變矣權及變之精焉者也春秋言此則愈慎矣○官本云止他本作正

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曲禮毋雷同鄭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後漢陳元傳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素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與此雷同意同○官本云義他本作意

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荀子解蔽篇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注一曲一端之曲說又云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淮南子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獨天啟本作術旁注或作獨淩本作術引原注術疑作獨愈云術嘗讀爲遹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遹古術字述與術通述遹同字則術遹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知天文者冠鷸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

顏說推之術通作鷸則亦通作遹矣爾雅訓遹爲自遹修之義卽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遹修而訓爲自者蓋此言本詩文耳

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

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

驚者初動之情也惟聖人爲能從心不踰矩隨處合夫天理自聖人以下不能無所牿亡觸物初動之時見天理焉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冬至一陽初動時也孟子之所謂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心生亦其初動時也卽其有失猶當取其一美嫂溺援之以手取其仁不責其禮亦若是矣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此與度制篇引此詩義異左僖三十三年傳引詩下云君子取節焉可也列女傳賢明篇引詩云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去舊乎潛夫論論榮篇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尙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鄭注坊記云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並與此交義同鄭亦用今文說也

今子反往覰宋閭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

鹽鐵論世務篇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錢云不意下當有宋字輿案

之與其同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釋名庶猶摭也摭合之意子反但違常禮耳有仁有質雖不成爲禮而未始無禮之意禮讓文質實皆以仁爲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仁者禮之本猶亨利貞之需元方救其質奚恤其文穀梁僖元年傳注救赴急之意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論語集解引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後漢書王望傳望行部軍以便宜出所在布粟振飢民鍾離意議望罪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義之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正本此義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哀四年傳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案稱人賤稱盜尤賤○天啟本脫下五字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言有尤賤尤貴者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說文爨齊謂之炊傳所謂析骸而炊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仁貴於讓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

義幾可諭矣春秋貴仁雖在失禮猶嘉與之所以勸仁非獎變也此義之可諭者也○盧云本或作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諭矣殆非案淩本同或作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春秋記天下得失而已而其所以然之故甚微不能累累說之也在學春秋者因效以求其本故云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傳猶說也陸農師答崔子方書云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傳一方求亦不可以化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以觀而益明易曰易也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陳澧云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原則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之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䢆自是頃公恐懼卒修其身國家安甯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東塾讀書記十案陳以傳爲三傳之傳蓋沿陸說

而誤董傳公羊安得云不用傳乎且本篇語意正在因事而察其所以然之故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春秋好微故案春秋而適往事尚書大傳注適得也俞云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文引韓詩云適數也適往事猶言數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故疑作效窮其端之所始而觀其效之所終也下云其端乃從懼魯勝衞起又云此其效也正承此爲言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春秋非一世之書也所以絕亂萌於未然示變事之所起使人防患而復道鑒往以懲來故本書十指以見事變之所至爲一指仁義法云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二端篇云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此皆春秋之志也夫患至而防常苦不及當其微眇又復難察大易憂盛而春秋戒有喜君子可知所從事矣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桓公子惠公生頃公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桓公以後篡弒相尋霸業替矣頃公驕奢自以爲席餘尊耳○淩本主作王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九年未嘗肯一

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淸丘斷道盧云宣十二年晉宋衛會於淸丘十七年公會晉衛曹邾婁於斷道齊皆不與舊本從字上無不字誤脫耳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並在成二年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天啟本乘作求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恐其眾外得黨與曹衛句四國相輔大困之鞌成二年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獲齊頃公斮逄丑父成二年傳逄丑父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淸者頃公用是佚而不返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斮於是斮逄丑父○淩云逄從夆不從夆逄皮江切見廣韻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本猶原也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

患也志得氣盈心無敵國遂以取患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亡○官本云得他本作其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天啟本無之字淩本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成八年傳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外敬諸侯從會與盟盧云成五年會蟲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卒終其身國家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隱四年公及宋公遇於清何注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蓋福有本而禍有原省之當於其始說苑敬慎篇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鞌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殺逢丑父於是戄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

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又說叢篇云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又向與子歆書云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跛之容故被奪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案劉向始治公羊後治穀梁故往往多公羊說嗚呼

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因春秋行事以微切人主故曰經世之書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漢書鄭陽傳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案突因暫立忽復歸鄭其後雖終被弑傳以爲祭仲亡矣故許之以存其君盧云許宋疑當作詐宋

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丑父殺身祭仲自辱而已故曰難○官本云所俛本作難

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丑父見非不著經傳此亦古今學者之疑問所謂操之與在經無異非猶責也

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能於相似者而求其不同則析理精矣春秋以別嫌疑爲急

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凌云鄭忽奔衞弟突歸於鄭是避兄弟也

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凌云簡畧也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公羊說權義甚嚴其見於傳者假祭仲見

例而已然且申之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則於死亡之外固不許行權矣又云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所以示人者至矣孟子以嫂溺援手爲權而其所許者臣則伊尹女則許穆夫人犧髆皆從其志而辨之若夫虞舜放象周公踐阼斯則人並聖哲事闘宗社心無所利勢有所窮卒底奠安醇然見義非夫凡既之所能擬也壘子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亦以闘於死亡爲說至董子說權義尤洙丑父之於齊頃公生君以自殺存君以自亡宜若可許爲權矣而猶以邪道責之其不輕言權如此鹽鐵論論儒篇御史云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管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令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論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子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其說權義漸失本旨帷何休以紀季存姑姊妹爲知權權狂較得傳意後漢焉行說廉丹云行闘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斯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行以丑父與祭仲並論亦乖董意後來藉口行權者抑又絕於此義矣賈逵抑公羊而伸左氏乃云如

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則未知公羊固不輕言權者程子說春秋云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又云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與董台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隱為桓立將讓而桓弑之亦是避兄弟而見殺故與祭仲同稱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以邪與權並舉不善用權則邪矣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盧云齊頃公三字疑衍本或作齊景公更訛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疑身貴於辱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以身較君則君重以君較國則國重以國較義則義重故聖人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襄六年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推本乎天其言粹然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

○官本云人他本作天以至尊爲不可以加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絶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何注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絶之○天啟本加作生凌本同以至辱爲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天啟本無亦字凌本同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僖二十八年三十一年衛侯鄭歸於衛哀八年歸邾婁子益於邾婁並以失國書名是其例也○官本云他本無復字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虜則弗成爲君凌云國策注恩溷同溷貌玉篇虜獲也戰獲俘虜也○天啟本無也字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非君則丑父之死非死君也故曰何權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凌本作大辱誤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言丑父如知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失禮又無恥故曰重○天啟本復作獲凌本同請

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

廉潔也韓非子解老篇所謂能廉者必生死之命輕恬資財也

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見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法引尸子云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

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

陷其君於不義

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問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

對冊云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其意日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白孔六帖一孔引愈文俊書云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引胡氏云春秋立文兼述作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程子云書

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朱子荅張南軒書云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輿案置春於王上亦春秋以天屈君之旨程子以加春於王寓行夏時之志非春秋意朱子蓋偶沿程說而未改者互見三代改制編○盧云非曰原注猶言豈非輿案非或亦之誤

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是非羞惡之心由天施故曰性有善端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聽猶治僖二十八年傳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成十六年傳此聽失之大者也昭十九年傳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鄭注聽平治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盧云有廉恥三字於字錢据大典本補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見曾子制言編如作

若謂如頃公者也此編剖析義理極精公羊假祭仲以言權董子復假丑父以明中權之難丑父世之所賢事又難於祭仲不許以權則其他之託言行權者可知其比矣傳以於是蔪逢丑父終則其不與丑父可知何注申之云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正用董義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成三年鄭伐許何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侯自此之後中國會盟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曰衛侯遫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以與已同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事並在成二年○盧云伐許舊本作鄭伐訛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以上釋成三年鄭伐許文下釋成四年鄭伯伐許文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有同又法辭其罪何盧云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是未踰年君卽稱伯也與案何注云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案禮既葬稱子踰年稱爵今變稱伯是法辭也故問其罪通典引五經異

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諡於王事不得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又通典引鄭駁異義云昔武王卒父業已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仍用公羊說

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

宣元年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白虎通喪服篇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緦其孝道成其大禮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後漢書陳忠疏云昔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仕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鄭注論語諒闇喪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說命文作梁闇魯世家作亮闇論語子張論衡儒增後漢魯恭傳作諒陰漢書五行志作涼陰文九年何

注作涼闇古文尚書作亮陰並同音字禮喪服四制白虎通漢書王吉傳後漢濟北惠王傳景君碑鄭詩譜文選西征賦並與此同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案晉杜預議禮用書傳釋諒闇爲信默遂定皇太子除服諒闇終制之典且云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義也與董義違○天啟本書誤詩凌本同云詩當作書今從盧本

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俞云施失連文施讀爲弛禮樂記釋文弛廢也施失猶言廢失下文同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鄭伯有不子之心故如其意以辱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何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令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　案同一薄恩而或顯子稱或如其意故曰春秋無達詞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改行以蓋前愆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非謂其不合於道者也今又重之無故居

喪以伐人。天啟本之作以淩本同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畢怒而憎之率而俱至。盧云本或作卒而俱至者誤輿案天啟本作卒官本同云他本作卒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去楚謂背楚盧云蟲牢之盟在成五年三傳並作蟲牢舊本作蠱牢者誤六年秋楚子嬰齊率師伐鄭冬晉欒書率師侵鄭是俠擊也俠與夾同。官本云俠他本作挾鄭罷疲危亡終身愁辜盧云辜當讀爲苦吾本其端本猶原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官本云他本無既字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猶無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未踰年以稱子爲合義稱伯是去其義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卒在成六年孔廣森云鄭襄公背華附楚賊之

曰鄭伐許與吳伐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桿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之接後之腧而蔡之腁也○盧云窮本亦作罪與案天啟本作不見其罪也官本云他本衍一不字

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論語集解引孔云放依也○官本云他本行作得盧云放甫往反

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盧云句疑有譌與案何疑禍之誤○天啟本其字在時上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三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玉英第四

淩云尸子龍淵生玉英尙書帝命驗有人雄起戴玉英鄭注玉英寶物之名

謂一元者大始也

謂一年爲元年末修春秋之先蓋已有此商稱元祀是也而序書稱一年戊午書傳稱周公攝一年又云文王一年質虞芮意周初尙參錯用之聖人沿殷法取元遂爲定稱爾雅元始也文選東都賦注引元命包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通典五十五引晉徐禪議曰事莫大於正位禮莫重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或疑王者改元而春秋於魯明之何也案春秋之正義云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簡之元年是誅侯皆改元非獨魯也鄭樵陳傳艮以爲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正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者非也封建肇自黃帝諸侯世守其國者出于三代前者有王者興奉其正朔以修朝聘其卽位固各自[illegible]元矣鬖鬅黃故春秋假魯以明元義王應麟云舜典紀元日[illegible]

稱元祀春秋書元年人君之元卽乾坤之元也元卽仁也仁也眾非元后何戴后非元則仁覆天下也卽位之一年必稱元累數雖久而不易戰國而下此義不明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年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始變謂一爲元之制漢文十有六年惑方士說改後元年景帝因之壬辰改中元戊戌改後元猶未以號紀年也武帝則因事建號歷代襲沿春秋之義不明久矣任誰

知元年志者盧云錢疑志字衍輿案志字當有猶言知立元之意也。官本云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大人承其志小人則順其時而已大人謂人君解見度制篇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得天啟本注云一

作冒非子路之所能見。是故云云與上下文不類疑是深察名號篇文錯簡在此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欲成其終不要其本則無功聖人奉天以治人公羊疏云元年春者天之本卽位者人之本。凌云原注終一作故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隱元年注

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疏引宋氏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窺之不見聽之不聞三統麻云元者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易緯太初爲氣之始春秋緯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陰陽劉敞春秋權衡云元年者人君也非太極也以一爲元氣何當於義其過在必欲成五始之說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秦劉糾何氏其實何本於董義當有所受之但董不言元氣何足成之耳至說春秋一元之旨自以對策數語爲至純全此則推元義言之隨天終始語叉見符瑞篇

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

人以生之始爲元猶王之以郎位爲元不疑當作死生應春死應冬惠棟周易述引亦作死注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

呂覽有始篇引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易乾鑿度云易一元以爲元紀鄭注天地之元萬物所紀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案元猶莊子之所謂氣母乾鑿度之所謂氣始說文无下云奇字无通于元氣自无而之有故通元

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

俞云乃在乎三字衍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illegible]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illegible]

天地之前者與案何注言天地之始即本此文三字非衍所謂元統天也宋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亦本于此易太極生兩儀聖人之道運本於元以統天地爲萬物根人之性命由天道變化而來其神氣則根極於元溯厥胚胎固在天地先矣說文列元字于天字前亦郎斯旨鶡冠子有一而有氣宋佃注云一者元氣之始由是言之人本于天天本于元元生于一是故數始于一萬物之本也○官本云他本無前字上乎字王本作之下在字作存盧云舊作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今從趙校改**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易文言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固勿違於元聖人亦不能違天天故云不共違其所爲元者人與天所同本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大司徒疏詩文王疏並引鄭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程子云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然則王者于年變一言元于月亦變一言正矣**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聖人繼天而成治亦人之元耳何爲言乃天地之元與下二語並作反詰辭○俞云聚珍本作乃云他本作及當從

之輿案作乃不誤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盧云惡讀曰烏大其貫承意之理矣天地之元又烏從施於人蓋惟王者與天合德斯有承意之理耳楚莊王篇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史記厤書王者易姓受命必謹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正用此義大其貫三字疑有誤○自惟聖人至此重政篇文錢云惟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恰與小人之所輕文勢相接疑錯簡在彼當歸此篇今從之仍提行示別于彼篇兩存其文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隱元年注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盧云隱元年傳何注以元之深作以元之氣疏中引公羊說作深字今故仍之舊本位字上脫即字又脫以諸侯之即位

境內之治十一字則下文五者少其一矣今據何注訂補輿案數語亦見元命包玉海十三引何注亦作以元之氣

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對冊云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本也[illegible]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王褒傳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案五始元年一春二王三正月四公即位五○是故春秋之道至此二端篇文錢云移在此處恰與下文相承接此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今從之仍提行示別于彼篇兩存其文

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隱三年葬宋宣公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爾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

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襄二十九年傳闔廬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

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盧云不受二字他本多重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立書葬是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者眾立之之辭也桓十二年卒十三年書葬衛宣公。天啟本立作正淩本同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天啟本繆下有公字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其言入何篡也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淩云莊十三年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一切經音義湔洗也洗濯也。官本敬作故云故他本作敬案兩作並通遂爲賢君而霸諸侯淮南氾論訓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說苑尊賢篇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脇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官本云他本脫爲字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殆

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魯桓亦以篡立終見殺於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猶云推廣言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易小畜初九文繫詞无咎者善補過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人君反道功效易著利澤亦遠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禮記鄭注輶輕也言德之輕如毛耳潛夫論積微篇德輶如毛為仁由己與此義同荀子彊國篇引別一義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隱五年傳百金之魚公張之何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又云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若使以遠觀為譏也五行志載董推隱五年秋螟云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漁當從本書作魚白虎通十二王者不親取魚說苑云公自漁濟上義同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

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說苑貴德篇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荀子大略篇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案漢世上下侈言利賈誼陳蔬已言其弊至武帝而誅求益甚董子欲爲人君塞言利之源以化其下故特假春秋以著戒史記孟荀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源也故日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官本云愧之下以字他本作則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位上疑脫一字太史公平準書贊云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史公諱求利之名歸之時變蓋定哀微詞之意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求賻在隱三年求金在文九年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言利猶惡況曰求使人猶惡況自求故曰甚惡○官本云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淩云非字不當衍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莊

十三年傳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納幣同義墨子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社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於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桓十五年何注王者千里讖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官本云他本諱作誤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盧云爲疑作謂與案如而同作爲是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性與心爲本質道雖緣性出實由後起禮喪服四制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理節經也權制則變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傳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

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案禮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是稱主人例也晉禮志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王彪之定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王彪之所定用變禮例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經書天王居於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案康王以子繼父非有故而稱王是與董異說者因以顧命爲史臣之詞○盧云舊本作有物故物字衍孫詒讓云物字不當刪毛詩烝民傳云物事也物故猶言事故與史記漢書以死亡爲物故者不同韓非子難三篇云智不足以徧知物故盧校失之

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盧云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

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奔喪得禮故致與案莊二年夫人姜氏齊侯于郜何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莊二十七年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白虎通喪服篇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案許穆夫人歸唁衛侯見尤百爾亦以非奔喪父母不合經禮故載馳之詠宛轉自明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奔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亦以經變爲言戰國策趙太后于其女燕后飲食祝曰必勿使反蓋亦用不出境之禮逆婦求婦穀梁以爲非正此公羊一家說詩泉水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大夫甯於兄弟此古文說又以歸甯爲可出境○官本云他本脫婦字

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

制禮之權與行事之權互相表裏行事之權以先枉後義爲斷制禮之權以於道無易爲斷適權者可不迷於所往矣然審禮易而處事難故適權者必先究禮○天啟本矣作也

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

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昏禮一稱王二娶婦三奔喪四或達或不達謂義有見經不見經其辭不一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理百物者逐人道之極以達於萬物辨品類者人辨其品物區其類正名之義也別嫌微者美惡貴賤有時不相假借修本末者由本逮末告循其自然之理也○官本云理他本作禮是故星墜謂之隕蠡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星隕在莊七年雨蠡在文三年何注不言如雨言雨蠡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輿案星降於天不可言雨星雨亦降於天者嫌使同也蠡本發於地不嫌同雨言雨正狀蠡死墜令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辨男女亦所以別嫌微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莊云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下當有以字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嬴何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

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無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案公羊不明桓無王之義何注本董義穀梁則以元年有王爲謹始二年有王爲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爲正終生之卒據此知二傳義蓋同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桓元年公即位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以尊則君以親則兄身嘗事之臣子無異故曰君兄宋高宗遂拜淵聖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未達斯旨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此義亦與穀梁同是故隱不言立不言立謂不書即位隱元年傳不言即位成公意也○立天啟本作正淩本同並通隱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見讓與篡之迹凡傳言其意如其意致其意皆此義桓元年注桓殺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天啟本從上有皆字淩本同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義疑作善襄七年傳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何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殺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

善也不可不兩省也春秋明善惡之書或從春秋之志以明之或從其人之志以明之泓之戰大宋襄夷皋弒罪趙盾春秋之志也鄭伯忍於殺弟則直書克段季友不忍誅兄則一書公子牙卒再書公子慶父如齊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則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篡有篡名則爲之言復歸此從其人之志也參而伍之以求春秋之義思過半矣

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事在桓二年傳見隱四年○官本云他本脫宋督二字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眇微也讀春秋者即事以求旨取其及於經以通其不及於經者達以精心自可得其委曲亦非離事而斷以臆也泥類以鉤之而聖法有不見者蕭楚論春秋書城楚丘而不書齊桓封衛之功以爲嫌於作福欲俾後之君子觀於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者之所以存即此旨也

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見成二年按經無有豈不微哉經有不見有說辭皆爲微言不書其往而有避也而與以同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盧云以有生

本倒錢據大典改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以辱客尋隙故○官本云他本無乎字不書
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
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
高猶美也荀子禮論高者美之隆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
宋督以存善志隱三年傳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俞云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
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
字當在彼下王道篇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
義善疑作善善春秋有詞移有事移與夷之弒移之宋督以善宣公以鄭人齊移之紀季以賢紀侯移其事也邲之戰楚變而稱子
里克殺奚齊變而稱君之子移其詞也移其詞者卽主文推之移其事者非口說難明矣若直書其篡則宣繆
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善之謂春秋見褒○直天啟本注云一作止難者曰爲賢者

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衷心於善而已不合王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此謂爲宣繆諱不載於傳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志於仁但無惡而已非卽仁也此當是齊論語說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盧云此節以器從名地從主人發端疑與下事不相比屬或有脫簡未可知也不然將毋謂君之立與不宜立者君以爲後臣下孰敢不奉以爲君此卽從名從主人之比乎輿案推文義似是以制起權桓二年傳器從名注云從主人從其所爲之地名之地從主人注云從後所屬主人此引之以言物有從主從客之不同不執於一是卽權之端也權合於宜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權者事之發而其端仍本於制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在可以然之域卽爲合道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傳云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此復推斷其義公子目夷是也傳二十一年傳楚人執宋公以伐宋宋

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案目夷爲桓公後妻子桓公欲立爲太子目夷逃之衛襄公從之襄公立目夷乃歸事見說苑立節篇史記宋世家以目夷爲襄公庶兄春秋重適故下云不宜立而立此閒似有脫文目夷是在可以然之域者此句或當在無以異也下

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

目夷之立以救宋君衛晉之立以得眾心餘祭夷昧之立以讓季子春秋皆許之○官本云者他本作也

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

經見襄六年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何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

外孫又六年經注云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乎莒非兵滅世本鄫姒姓子爵夏太康封其子曲烈於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盧云同居宜當作國君俞云同居疑是司君司君者嗣君也尙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是古司通用嗣案俞說是嗣字古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姜曰余惟司鄭先姑君晉邦呂大臨考古錄王俅嘯堂集集古錄薛尙功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皆釋司爲嗣○天啟本以之作之以**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此申雖死亡弗爲之義國雖滅亡不可亂其族類○**故諸侯在不可以**盧云在不大典本作不在與案天啟本無在字**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雖權譎仍以正歸之取其不失大經耳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與此文義同或謂諸下衍侯字亦通**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春秋義雖詳博要不外於正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趙注博廣詳悉也廣

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案一者約之至也反一猶反約

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復謂答復宋公語

祭仲已與後改之見桓十一年傳

晉荀息死而不聽僖十年傳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失其言矣○天啟本聽作德

衛曼姑拒而弗內哀三年傳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弟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宗廟重則君為輕[illegible]春秋時若左氏所紀呂甥輔孺子以救晉惠公孫申改立君以釋鄭成皆師目夷故智後此則宋之高宗明之景泰律以春秋之義蓋皆在可以然之域然而處此位者當側席思艱竭

誠復辟斯可以適權矣問者曰至辱加於大位已反國者春秋勿君齊頃公所以見貶也宋襄復位未得爲正則目夷勿與是而絕與之非矣曰貶齊頃者爲人君言之賢目夷者爲守國言之各明一義非相妨也蔡仲與突同爲重宗廟者亦以宋有亡鄭之力若朱勝非處苗劉之變則雖正色捐軀未爲病國不當以蔡仲廢置君爲詞宜胡安國駁論之也而遂以咎公羊則過矣文天祥言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正合春秋義

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帝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盧云本或爲下有之字案官本有云他本無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官本云他本無也字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奚齊非長衞輒拒父故疑非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如衞人立晉則書之例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莊云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于書以所不書知

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之中無空文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奚齊獻公立輒蒯聵公立所下疑脫以字

難紀季曰○天啟本不提行淩本同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莊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定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案用地疑作專地下文云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承此言之桓九年傳諸侯不得專地語亦見王道篇通典一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正與此合又曰公子鱄去國之義襄二十九年傳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注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又見莊九年注○官本云公他本作君又曰君子不避外難莊二十七年傳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難乎莊三年傳何賢乎紀季服罪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盧云故本亦作固古通用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

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

莊云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而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

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

代疑作狩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傳云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本書王道篇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史記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

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

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於包來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何注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行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

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變盛謂之成諱大惡

及齊師圍成成降於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尸其委曲而後得之入則二字疑誤春秋詭辭門弟子當有口說授秦漢之於春秋若今日之於明季年代未遠源流相接說之者尚可由詭辭得其委曲然亦不必其密合而無失也故程子云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若乃郎空文以造詭辭則所謂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者矣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書曰以鄭若專詞然無善一名而文見賢一疑作之專詞是無善之名書紀季而不名是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春秋責賢者備有時原賢者亦微一皆有義可尋高宣繆猶之善魯隱以其讓也賢紀侯猶之非逢丑父以其冒大恥同而一存國一辱君也合而偶之比而求之聖心見矣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事由紀侯使之賢紀季郎所以貴紀侯下也字疑衍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以鄭人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與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告糴之辱由於自取入齊之事出於勢窮一譏一賢故曰所以詭之不同爲尊者諱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盧云盡當作辭與案此謂紀侯如早知不足存紀當不踐君位國滅君死之正也見襄六年傳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不加猶云不敵距拒同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官本云他本作不以死也汝以鄭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此稱紀侯辭較傳引曾子語詳蓋得之師說知傳外者足證師說義兼傳事矣說苑諸書所紀春秋事亦有出三傳流傳至漢未泯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齊襄復九世之仇是紀侯之距所以衛九世之主○天啟本注云世一作代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

○官本云他本無之字故謂之大去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案傳以爲賢齊襄董以爲賢紀侯此補正傳文處齊襄與內爲仇讎傳節取復讎義耳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存宗廟爲仁死國爲義所謂前杜後義

精華第五

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因倫之貴賤而名之因物之大小而等之故曰名倫等物又見盟會要篇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盧云小夷言伐如狄伐邢伐鄭之類是也大夷言戰如戰泓戰柏莒之類中國言獲

如戰於韓獲晉侯之類傳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執衛侯蓋伯討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有與又同）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說文臣象屈服之形）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漢朱博傳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與案春秋之治始於義而終於仁義以等差爲亟故言外則小夷大夷不同辭言內則京師諸夏不同辭仁以覆育爲量故小國之君可以錄詳遠夷之君可以內而不外）

大雩者何旱祭也（見桓五年傳案古者孟夏之雩爲常雩遇旱而禱則爲大雩）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玉海云禮儀志注郞顗傳注竝引此語）大水鳴鼓而攻社（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周禮大祝掌六祈一日攻淩云說苑攻作劫）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通典四十二引也字）或請焉或怒焉者何（莊五年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陰之道也何注求責求也故知大）

是怒之也俞云怒當作攻上下文皆云攻不云怒○御覽五百二十五者何作何作何也通典作何如也**曰大旱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天啟本厭作壓淩本同**雖大甚**大同**請之而已敢有加也**白虎通災變篇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周禮女巫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桓五年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漢含孳雩祭禱辭曰萬國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誅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　皇朝通典乾隆二十四年舉大雩之禮　御製祝文云上天仁愛生物爲心下民有罪定宥林林百辟卿士供職惟欽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實臣罪日深然上天豈以臣一身之故而令萬民受災害之侵嗚呼其惠雨乎謹以臣身代民請命昭昭在上言敢虛佞正合古者拜請之義○盧云舊本作無敢有加也劉昭注續漢志及文獻通考引此皆無無字今從之輿案御覽五百二十五有無字**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董子推春秋災異凡大水皆以爲陰盛之應後漢五行志引董仲舒曰夫水者陰氣

盛也論衡明雩篇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禮也又云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惟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日食亦然周禮太祝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日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通典四十五杜佑云日蝕伐鼓于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强是以伐鼓于社云責上公耳

皆下犯上皆下疑脫以字**以賤傷貴者**○通典傷作淩官本云他本無者字**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何注朱絲爲社助陽抑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白虎通災變篇曰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淩云說苑作鳴鼓而攝之朱絲營而劫之

此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莊十二年傳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何注禦禁也言力强不可禁也○盧云不畏

字舊本作爲字今
亦依劉昭注改正
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
其難義之至也
忘疑忌之誤猶不畏其難也通典正作貞行其
而不忌其難說苑作不避義同正陰陽春秋之
義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今以正陰陽之序則日食之醜於
天者亦攻而脅之故曰變天地之位也然日爲陽而攻其侵陽者
仍是尊天亦猶天王雖貴父母雖親而紬其不
順父母不若於天者仍是尊親故曰義之至也
是故脅嚴社而不
爲不敬靈
莊二十五年何注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
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
出天王而
不爲不尊上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注不能事母故絕之言出
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
親
哀三十年傳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漢
雋不疑傳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絕母之屬
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不與念母也何注
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孝經云父母生
之續莫大焉案禮內則云慈以旨甘孟子言孝子慈孫是子之於
親亦可稱慈也莊元年注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瞶不爲不順
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正用董義
又定四年注論子胥復讐事云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
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
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故得絕不得殺說苑辨物篇夫水旱俱天地陰陽所爲也大旱
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
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
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
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
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
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甚而上滅
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攝之朱絲縈而劫
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
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
爲不尊上辭崩贖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
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又案王充頗駁仲舒攻社之議見
順鼓篇又云雨不齊祭女媧于禮何見伏義女媧俱聖者也舍伏
義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然則仲舒有旱祭
女媧之議而今未見○官本云他本無慈字矣字案天啟本有
云矣一
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　又僖三十年傳又曰出境
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傳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
在大夫也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白虎通三軍篇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何注禮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案何義亦本蕭望之傳諸葛亮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雖古軍禮實亦春秋法也又曰聞
喪徐行而不反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何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官本云他本脫曰字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
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
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審處亦精義之學是故施諸事則有常變之殊施諸人我則有仁義之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常義如易之不易應變如易之變動無遂事者謂

平生安寧也○盧云說苑安寧作常經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將率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案進退在大夫是有不臣之義○官本云他本無救字又脫謂將二字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白虎通喪服篇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此之謂將得其私將字疑譌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鄄道生事○官本云他本誤作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莊十九年何注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之往也○官本云他本脫受字道誤作遂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不得爲政爾何注矯君命以聘政下移可知○盧云舊本

二字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漢書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又云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終軍傳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詞何也偃窮詘服罪案兩傳用春秋義魏鄧艾及晉王濬上書自理並引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

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義俱歸本於忠君說苑奉使篇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

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賢相謂管仲○盧云挾本或作仗非仗乃杖之俗字官本作仗云他本作挾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莊九年齊桓立十三年盟柯十四五年會鄄十六年同盟於幽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僖二年城楚丘是救衛也貫澤之盟江人黃人皆至亦在二年三年會陽穀江黃亦至貫澤左傳無澤字新序亦作貫澤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管子形勢篇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獨有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僖九年葵丘之會傳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振與震同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滅弦在僖五年伐陳在四年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因陳人不欲其師反由己國故也○盧云不納本或作不辭訛案官本作離云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天啟本作納俞云周易否九家注離附也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伐鄭在僖六年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良語辭左昭十八年傳弗良及也五行志中國其良絕矣並同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本書王道篇以齊欲王天下爲譏與劉義異孔子未嘗以王齊期管仲董義釋論語爲優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事之委曲未悉則志不可得而見故春秋貴志必先本事漢書薛宣傳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又云春秋之義原心定罪○玉海四十引此二語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此即後世分首從之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鹽鐵論

疾貪篇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周秦篇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漢書孫寶傳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後漢梁商傳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潛夫論斷訟篇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率猶首也**本直者其論輕**隱元年何注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鹽鐵論刑德篇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是故逄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丑父以賤道待其君而桓公師不正○官本云執他本誤作直**魯季子追慶父**盧云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公羊于公薨傳云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後慶父欲求入魯季子不許於是抗輈經而死案漢鄒陽傳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子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鹽鐵論周秦篇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鐳雕賭黜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並用公羊義據下文或誅或不誅是董郎以追爲誅**而吳季子釋闔廬**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令

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

漢世多引春秋斷事亦以治獄于定國爲廷尉迎師以學春秋其風尚可知也漢書食貨志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似偏主於峻深者董素不滿平律故此特加致審之詞漢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卷後漢書應劭傳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志有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有春秋決獄十卷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通典六十九載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

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斷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鬭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鬭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毆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illegible]尸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又白孔六帖引決獄二事其一甲爲武庫卒盜强弩絃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蘖機郭絃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以上二論皆或說此下仲舒所斷雖與弩異處不得絃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臧直百錢者當坐棄市其一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麑以

仁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義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縱之可也治獄書可見者如此全書已亡矣○淩云王本可無二字倒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盧云此句本或無而字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折獄是非關於政教故治國者愼言改律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獄與教相輔爲用教號崇禮而獄務容姦是相反矣管子樞言篇云法出於禮禮出於治司馬遷引董生云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君子以其易見也故尤重之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孝子心不忍當故曰王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見僖十年白虎通封公侯篇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與弑君同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春秋卽辭以見例無達辭猶云無達例也程子云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

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案程子說春秋例亦與從變從義之旨合數語並相傳師說漢世著述有統稱所聞者亦有舉先師名者如莊引傳稱先師董仲舒潛夫論考績篇稱先師京君鄭志稱先師棘下生之類是也所聞又見楚莊王篇○盧云占本亦作吉官本云占他本誤作言與案天啟本作言玉海四十引作吉淩云詩汎厤樞作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說苑奉使篇引傳曰作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困學紀聞引作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從變從義**

而一以奉人句盧云疑當作奉天與案淩本無人字連下仁人為一句非本書言奉天者屢矣楚莊王篇云奉天法古竹林篇云上奉天施皆是蓋事若可貫以義一其歸例所難拘變通其滯兩者兼從而一以奉天為主春秋所以為體道盡性之書也胡安國云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于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王道通三篇云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故奉天者謂之仁人盧云本或作易操與案異操猶異科所謂無達辭也○天啟本無人字**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

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三君申生奚齊卓子申生雖未卽位有爲君之資故亦稱君○淩本所上無之字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官本正作位云位他本作正誤與案從上文作正辭是若謂奚齊曰代春秋責奚齊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必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傳云其言弒其君之子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何注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董義採其本與何畧異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者字疑衍己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曰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

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天啟本不提行不知來視諸往管子形勢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諸今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道往事以告來者揚雄解難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賭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體天立言而不能盡其意所謂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讀春秋者窺其微以驗其著庶幾得彷彿耳故曰春秋重贅○官本云他本無故字知作之弗能察寂若無○盧云寂本或作宋與寂同俗本云一作蒙非也能察之無物不在司馬遷傳引董生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眾散皆在於是董子廟殿火災對云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案物猶事也下舉用賢一端最其要者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盧云空與孔同莊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

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秦漢時稱生存爲無恙史記李斯傳公子高上書云先帝無恙時漢萬石君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漢傳喜傳何武等上言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本此○說苑作二十一年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淩本作國益衰危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由一人推之他國由他國推之天下由天下推之萬世是之謂連貫故觀於春秋而成敗之迹粲然矣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

國家傾也秋官司烜疏引鄭釋鼎九四義云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德義與董同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不敢斥言今世故引前事以儆惕之詩中心悁悁傳悁悁猶悒悒也呂覽愼行論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見莊三十二年傳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見桓二年傳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呂覽有始篇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案賢者無左右援助又不能曲承主歡是以知而不獲見任至於危亡之際小人乘機取利無所不至而賢者獨當其厄古今一轍可爲嘅歎故魯莊以危宋

殤以弒桓二年傳何注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鹽鐵論殊路篇文學曰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與鄰國豈直免弒哉**楚莊王篇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盧云魯本作豈直弒哉誤**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說苑尊賢篇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內外無患行政二十一年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

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弒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三